

## 墨香春聯

看到愛好古詩詞的朋友參加市裏「詩城獻瑞，文化迎春，書法名家送春聯」的活動，他自撰一聯，上聯為：亥冬有趣，好折寒梅妝峽口，下聯是：子歲多情，更滌絲柳賦新文。書法名家為他揮毫，我似乎聞到絲絲墨香，好生羨慕。

說起來我家有寫春聯的習慣。我的幾個舅父皆曾習書法，外祖父在世時，他們年年回家過春節。大年三十吃過團年飯，幾個舅父就會聚在一起商量寫春聯。紙墨筆硯都是早就備好的，大方桌收拾乾淨，筆泡開，墨調好，提筆之後意趣盎然，有時是書上選來的聯，更多時候是舅父們自己撰聯，輪番書寫，有時我們也上去湊湊熱鬧，不過只是沾點墨痕便退下來。除夕晚上，外祖父家裏墨香氤氳，給濃濃的年味增添了幾許書香氣。外祖父去世後，舅父們年歲也大了，不再歲歲奔波，家人一起寫春聯的情景也成了我的美好記憶。

去年揭下舊符貼新聯的時候，先生問：「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每年換下來的春聯都收藏着？」我連聲說好，這真是一個好主意。把春聯仔細摺疊



人與事

黃曄

好，我專門找了一個鐵盒子存放，我期盼春節打開盒蓋時，有暗香撲鼻。

有一年春節前，幾個擅書畫的朋友買回灑金紙，自撰聯並書寫送我，聯為：綠竹臘梅三分景，書香墨痕萬點春。橫批：人生優雅。商略此聯暗藏我的網名，着實有特色。

昨日和幾個三十多年的老友小聚，我收到朋友寫的一副對聯：詩題劍壁琴床外，春在方袍廣袖間。橫批：清氣若蘭。我十分喜歡這聯，想起林逋的「雲噴石花生劍壁，雨敲松子落琴床」，希望新的一年能於工作之外找到更多恬淡之趣，生活之趣。

和妹妹說起寫春聯的事情，妹夫是「書法小家」，年年都會手寫春聯。她說自家已經寫好，選的聯「俗」，為：一帆風順年年好，萬事如意步步高。橫批：吉星高照。又讓我選好聯讓妹夫寫，可惜我古文功底薄，只能上網查找自己喜歡的，翻來翻去，選中一聯：朱紅春帖千門瑞，翠綠柳風萬戶新。我以為春聯無所謂俗、雅，不過是寄寓對新年的美好期望，家門年年有墨香也是祥瑞之氣吧。



人生在線

代恩

我總忘不了兒時在南洋的過年景象。我們住的那條短街，住着不同籍貫的鄰居。一踏入臘月中旬，各家各戶都在後院忙着製作家鄉的賀年糕點。廣府人炸油角、煎堆、蛋散。福建人蒸發糕、紅龜粿、菜頭粿、包春卷。潮州人則炸芋泥角仔、炸芋絲、綠豆粿。上海人少不了的是八寶飯、年糰及茶葉蛋。而娘惹家庭則多烘焙西式蛋糕及娘惹糕點。

我是客家人，稱過春節為「過老年」。蒸年糕是客家人的傳統。年近歲晚，祖母就會從閣樓取下過年才會用的鍋碗瓢盆，洗刷乾淨，然後開始浸米準備蒸年糕，糯米、粘米比例為四比一。浸米需動換水，浸上一天待米漲軟後，會用石磨慢慢地徒手磨成米漿。客家年糕做工細緻，祖母總是非常耐心，一匙羹米加一點水慢慢地磨。一底直徑六寸的年糕所需粉漿至少要磨一小時，出動家中成員接力，花上一整天工夫才磨出細滑如絲的米漿，費時耗勁，這樣蒸出來

## 祖母的甜板



客家甜板

資料圖片

的年糕才能綿滑軟糯。完成了磨漿工序，接着過篩隔渣，以免粉漿凝結粉粒，影響口感。過篩後的米漿以人手慢慢和勻後加上預先熟溶的黃糖漿，再放入用香蕉葉墊底的竹製小簍裏煮。

蒸年糕更要移師到後院，用紅磚砌出臨時爐頭，然後用柴火從日出蒸至日落，其間除了不停添加柴火外，還要在年糕面上不斷蘸油水確保糕面保持油亮潤滑。蒸熟的年糕冷卻後連同蕉葉包裹着在太陽下曬幾天便大功告成。帶着蕉葉香味的年糕切成小塊，蘸上蛋漿文火慢煎至金黃四溢，酥軟芳香口感綿滑。

我們嚼出的是幸福的香甜味，而祖母則說那是家鄉味。客家人稱年糕為「甜板」。

到了農曆十二月廿四，客家人稱為「入年掛」。祖母又開始為大除夕的團年飯忙碌。此時，左鄰右里也每家每戶互送自家賀年糕點。而祖母的甜板，連本地「土著」試過都讚不絕口，念念不忘。

時移世易，石磨早已被機器取代。早幾年我回家鄉梅縣過年，也無法再嘗到古早味的客家石磨甜板。這讓我對祖母的甜板懷念不已。

## 誰的青春誰不憐惜

一直以為，只有吾等這些「老中年」才是人生中最有所感觸最傷感的階段——眼看青春在凋零中，皮不細，肉不嫩的，這種傷感不就是「開到荼靡花事了」的真實寫照嗎？

當然，若能把這視作為大自然的規律，那取情是最好。但是，要穩定此種「開到荼靡花事了」的愁緒終究不是件容易的事。且看，身處在這麼的一個花花世界，到處五光十色繁華似錦，即使可以不留戀青春時期的光鮮歲月，也很難自我放棄。況且市面上到處都是五花八門唾手可得、觸手可及的高科技新產品，真是日新月異啊。

是以，鏡子前的你，照見那日漸漸敗壞的門面，是多麼的觸目驚心啊！這纖毫畢露的真相，讓你無以遁形。少不免會想一想：好不好來一次裝修呢？而那所謂的裝修，見諸的是「大有大做，小有小做」，全視個人的需求。諸如割割眼袋，抽抽脂肪之類的「小做」，花費「無幾」。這不就好像你閒來無事，逛商場時無意間走進五金部門，順手買幾桶灰水回家刷刷牆壁般地順理成章——就如那位程女士，裝修「門面」是她最大的樂趣，慣常地重複割割抽抽，十年如一日。何以如此鋸而不捨？除了這當中有娛樂成分和自信以外，最大的成就來自「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所以說，誰的青春誰不憐惜？搶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毫是一毫。在這範疇內，沒有「舊的不去新的不來」之說。誰能如此瀟灑呢？畢竟啊，真正讓人傷了心的是那幾十年的人生當中，青春期的短暫。倉卒間，不及回首，人就老了，簡直是措手不及。

總之，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煩惱



如是我見

李憶君

，各有各的不盡如意，並且是分階段來騷擾的，是這麼一種浮沫般的此生彼滅……

原來呢，連七十歲的老太太，亦有她的煩惱與辛酸。看在眼裏，那感覺竟是如此地刻骨銘心，它讓你體味到人生的煩惱是漸進式的，是苦海無邊，並無一人可幸免。

事情是這樣的：老太太與我一起出席一個宴會，興許是想一展過去的風采，於是高姿態地穿上一雙三寸的高跟鞋，雖然是粗跟的，但不到半個時辰，卻見她坐在一處隱蔽的角落，脫下高跟鞋，雙手來回搓揉着腳跟，臉上現出痛苦堅忍的表情。為免她尷尬，我裝作沒看見，不料卻被她叫住，嘆息道：「人老了真丟人。」她那淡淡的憂傷，使我不禁有種惆悵之感。

「我這狼狽樣，不知有人看到了嗎？」她耿耿地問，沮喪之意溢於言表。

但我心裏卻頓時敞亮起來，我是突然明白了，老太太的沮喪，不是因為高跟鞋。高跟鞋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人生的不如意，皆因非人力所能掌握。

比如程女士，她鋸而不捨於與大自然的規律作長期抗爭，與老太太的艱苦隱忍於那雙腳下的高跟鞋，是一樣的狀況，殊途同歸——不就是裝修「門面」這麼一回事嗎？

是的，世上並無「以為」。各自的如意，都是分階段來騷擾的。由此而生的哀傷，此起彼落。所以她們爭鬥、抵抗，惟人生苦短，幾十年的光陰誠如一場寥落的短夢；而背景是一面鏡子，反映真實的景象和生命的本真。

然而，誰的青春誰不憐惜？



自由談

姚文冬

時下，流行旅行過年，一位朋友向我推薦西安，理由是，西安年味最濃。在年味越來越淡的嘆息中，一個年味濃的城市，足夠誘惑吧？我卻不以為然，甚至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年味具有家鄉屬性，這是它的本質，在異鄉如何感受年味？

所謂年味，是指中國人過春節時的生活習俗、文化氛圍的集合。在南方一些地區，春節有舞龍、耍獅的習俗，的確很喜慶，也有文化品位，但無法感染我，若是看到扭大秧歌的，耳邊響起唢呐聲，年味便瞬間鑽進了每一個毛孔，如同一個東北人過年時習慣了喜氣洋洋的二人轉。但南方人不一定。據說，春晚東北小品演員的表演，在南方的收視率並不高。這是年味的習俗區別。從氣候上也能甄別。北方的年，置身於冰天雪地，是低溫的節日。唯有寒冷，更能感受年的暖意。有人去海南過春節，是奔着熱帶氣候去的，是想給冬天的生活嵌入一個夏季夢，並不是去感受年味的。對一個北方人來說，難以想像，在酷熱的夏天能找到過年的感覺。

無論習俗、氣候，都與地域有關，所以我說年味具有家鄉屬性。但主要還是心情上的家鄉屬性。不能回家過年，會是何種心情？唐代詩人劉長卿《新年作》詩云：「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新年之際，思念家鄉的心情更加迫切。「每逢佳節倍思親」，古人早有體驗，今人無所改變。君不見，春運大潮中，數以億計的人潮水般返鄉？

我去過西安，但不是在春節。我迷戀西安的歷史感，但說年味濃，也只能是當地人體會更深吧。也曾從網

## 春節回家



回家過年

資料圖片

上看過西安年味的報道，的確豐富多彩，但感覺那只是一些漢唐符號的集合與文化表象的展示，或者說是一種旅遊的噱頭。外地人去，恐怕只能是看熱鬧。

自從我離家在外，每逢春節，都要回到生養我的故鄉小鎮。儘管這些年，城裏的環境越來越好，反襯着家鄉的條件越來越差，父母的家冷、狹、陋，但是，只有看到父親在灶屋忙碌、母親迎我們時露出慈祥和藹的微笑，才真切地感受到年來了。父親做的每一道菜，恐怕都比不上我去過的酒店，但有一種味道，是酒店沒有的，那就是年裏親情味。除夕的早晨，父親開始備菜，每年，我都能看到一隻碗裏泡着黃花菜，另一隻碗裏泡着木耳，這都是我從小就愛吃的，但從未說過，父親也從未問過。這種默契的父愛，不是一朝一夕養成的。

去年春節，因未來的兒媳第一次到我家過年，我把父母接到了城裏，我親自下廚操持年夜飯，已經夠豐盛了，但不忘讓父親帶來一碗他在臘月二十九燉的肉。樓房裏的小鍋小灶，燉不出那麼香的豬肉。雖說未能回家

過年，但這碗肉到了，年味也就跟着來了。

據一份報告顯示，現在十個年輕人裏，就有一個不在父母身邊工作的。相信每個在外的遊子，過年時都能聽到父母的一聲叩問：「你什麼時候到家呀？」話裏殷切的期盼和不易察覺的謙卑，藏着父輩改不掉的文化傳統、表達習慣，飽含父輩不善表達的愛意。我酷愛旅行，但從不在春節遠遊，難以想像，我若不回家過年，父母雖不會抱怨，但心裏該有怎樣的失落和悲涼。要知道，年在一個人的生命裏有「定量」的，父母手裏握着的，已經不多了。

我並不反對新事物。旅行過年，可能會成為一種時尚，然後融入未來的文化傳統，成為不可或缺的一種年味，就像春晚。春晚有幾十年的歷史了吧，它雖不具家鄉屬性，但我們每重溫一個小品、聽到一首因春晚而流行起來的歌曲，心中便悠悠浮現一家人團圓的溫馨畫面。或許，還會有更多的新事物，來補充、更新日趨減淡的年味，但回家過年，是無法取代的主題。我覺得，回家過年，是最高級的旅行。

## 留學美國生存「寶典」



東西走廊

海龍

這二十年，很多家長全力把子女送往國外求學。可是，近年亦常有留學生進入美國名校無法適應畢不了業、或在第一年就選擇退學或轉學的報道。即使「存活」下來的，有的也畢不了業，最後留學夢不了了之。

美國高校向來主張「寬進嚴出」，而精英大學更是「嚴進嚴出」。據統計，美國一般大學四年學生不能畢業率竟達百分之二十或更高。即使常春藤盟校每年也有不少於百分之五的學生畢不了業。這樣加起來，每年，畢不了業的學生也不止幾千人。考慮到能被這些頂級高校錄取已幾乎是全世界的尖子生和精英，這個數字足夠讓人深思。

其實，畢不了業也不一定是學生不優秀，有可能是「技術性」問題或學生不了解美國高校、不懂「行規」所致。學習既然是一種方法，它就會有技巧或日秘笈。有鎖，就一定有鑰匙。

留學生遠離家鄉到新的國度，自然有很多短板。除了語言和文化，還有學習習慣的接軌等問題。即使土生土長美國人進入大學

也等於到了一個新大陸，一頭霧水、全然不知所措者大有人在。所以美國一些資深教授和學生顧問會有一些高招點撥。之前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丹納·約翰遜教授的《借問，會不會考這個？》（《Will This Be on the Test？》）一書成了解謎之鑰。

此書主要針對大一新生在大學如何生存而寫，但對各年級學生皆會有啟發。約翰遜教授指出，其實大學也是個「江湖」，熟悉規則的人很容易如魚得水，但懵懂生澀又沒有眼色者會一誤再誤。這些，過來人當然都熟若罔聞、但身在此山中的大學「新鮮人」卻百思不解甚或迷惘四年。

筆者覺得，約翰遜著作最深刻的一點就是點醒了「大學不是高中的延伸」這一真理。它不管對外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眼下，大學是個超高額的投資，一般花費至少十幾至幾十萬美元；不事先盤算好目標和計劃、不做到胸有成竹會是一個輕率的投資和冒險旅程。所以，這本書是給大學新鮮人提供的樸實可行的成功「寶典」。

既然上大學、學習是一種獲得知識和技能的方法，那麼它有沒有捷徑？當然有。約翰遜教授招總結了六大捷徑。

第一，緊盯上課，決不缺席。大一新生往往以為考上了大學（特別是名校）就有了保險箱可以緩一口氣，容易養成翹課習慣。其實大學教授課程往往每年都加新內容，課堂講授內容往往必考。翹課錯失的時間其後數倍閱讀都補不起來，這樣會得不償失、事倍功半；而且更可惜的是失去了很多課堂互動和互相學習的機會。

第二，上課莫玩手机。與上面同理。這除了影響自己學習還會干擾同學，教授更會視此舉為粗魯無禮。

第三，完成課外作業練習，謹防掉隊。美國高校視學生若成年人不再緊盯其學業。但大多高中生很難「一夜成人」。教授不緊盯他們則樂得拖拉，往往到最後期末時方後悔為時已晚。這裏有個簡單公式：以一個課時單位計算，一般最好課前預習一小時、課後複習一小時方能鞏固。這樣一般大學生十

五個學分每周至少應該學習四十五個小時方能無虞課業。

第四，珍惜教師辦公室時間。美國高校一線教師每周有幾次辦公室時間跟學生答疑解惑或了解課程。美國學生非常善用機會跟老師互動並建立良好關係。

第五，養成與同學互動的好習慣。大學同學是一個人的資源。上大學時可以同患難、同學習互相幫助，畢業後更是寶貴人脈可以受益終生。

第六，盡快入軌，改掉高中習慣。常人以為高中生仍然是孩子，事家家長提醒、容易養成依賴習慣。而進入大學，遠離父母甚至祖籍國；美國法律規定十八歲後甚至家長也不能查看學生成績。失去督導大學新生若再不嚴格管理自己，很容易失控脫軌。所以，建立好的做人及學習習慣非常重要。在這個人生新的起跑線上，誰適應早、誰轉軌快，誰就成功。

根據筆者在美國高校教書二十多年經驗，上面的建議甚為實用。